

# 繪山水傾訴深情 畫熊貓療癒心靈 畫家黃湘齡領莘莘學子感悟水墨之美

水墨深處有白雲，國畫大師黃君璧的作品以白雲和飛瀑的題材最廣為人知，其幼女黃湘齡不僅傳承父親的獨特技法和藝術精髓，更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出更著重顏色渲染的個人風格。當年，她謹遵父囑，逾十年來攜父畫作奔走兩岸，於內地多市策劃舉辦展覽；昔日，她承擔起傳承父親之白雲堂的重任，任黃君璧文化藝術協會會長，寄情於山水雲瀑之間，也因熊貓小品而展露笑顏；如今，她在香港成立工作室，教授水墨國畫技法，亦走入校園，引領莘莘學子沉浸於水墨之間，感悟中國傳統藝術之美。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 
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◆黃湘齡近年在港成立水墨畫工作室，專注水墨畫創作。——張岳悅攝



◆《愛在深秋水長流》，95x54.2cm



◆《誰人共語古人詩》，136x70cm

睽違三年，香港的藝術展覽紛紛大規模回歸，黃湘齡亦迎來自己在港的首次個展「水墨深處有白雲」，展出她近年創作的山水、松杉、幽澗、名泉、蘭花及熊貓等近90幅精選畫作，她介紹道：「其實畫到某一個渲染的地方時候，你會發覺到雲在飄動，這便是水墨深處有白雲的意境，同時，從我畫中可以看到白雲堂的傳承。」疫情雖使她三年前便萌生的策展構思暫時擱置，另一方面卻也令她更專注投入創作，「創作成為我這段時間的生活寄託，反正很多地方也沒有辦法去，我每天就是畫畫，這次展出的很多作品都是我在這兩年期間完成的。」

## 耗時兩月完成巨作向父致敬

與過往參與邀請展只需提交作品不同，今次個展事無鉅細皆由黃湘齡與幾位學生親力親為，她坦言從零開始的過程不易，但自己收穫頗豐。展覽匯聚多幅山水畫作，白雲與飛瀑皆為重要主題，白雲縹緲空靈，瀑布恍如躍動。其中的大尺幅作品《飛瀑漱蒼崖》更是她耗時兩月完成的「鎮展之作」，風格更為趨向其父黃君璧。她不諱言，自己現時並不具有父親般高超精湛的水墨畫技藝，「因為他刻苦臨摹過幾百張古畫，他的畫是經過千錘百煉的，我覺得自己很難學到這點，也很難超越他。當然他的畫作影響我很深，一開畫他的這些畫的時候，我還感受不到白雲堂水墨畫的精妙，如山與水之間的互動，還有雲霧之間的穿插表達。」但她終在經年累月的潛心鑽研中，找尋到了屬於自己的風格，在山水中以更多顏色渲染的方式訴說個人情感，「完成那幅作品後，我告訴自己，我也是可以畫成這樣的，整個過程可以說是一種工夫。但在工夫之後，我更喜歡自在放鬆的畫法，放下疫情中累積的苦悶焦慮的情緒，全身心沉澱在水墨的樂趣裏。」

與此同時，形態各異、憨態可掬的熊貓也是她所鍾愛的題材，她也已嘗試將山水和熊貓融為一體，如《愛在深秋水長流》一作中，兩隻熊貓依偎着觀賞山水瀑布，浪漫又別有興味。原來，這些熊貓曾是她療癒父母相繼離世之悲痛的良藥，「那時只剩我一個人，我一下子不太能夠適應失去親人的感覺。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到了九寨溝熊貓園，見到一群熊貓懶懶地在那邊坐着或躺着，那一刻我突然間感到很熟悉，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。」

種說不出的感動。」執筆畫熊貓的念頭逐漸在她心底萌生，繪畫的過程令她沉浸於童年如珠如寶的快樂記憶，「這可以說是一種懷念，一種寄託，慢慢沖淡了我的孤獨和傷感，讓我記得自己是一個幸運而有福氣的孩子。如今，我在畫熊貓的時候也會忘記現實生活中所有的不愉快，我在這個過程中感到快樂，也想將這種快樂分享給更多的人。」她說。

## 傳統水墨精神是國畫根基

「我很愛他，我們兩人的感情最好，他賦予我畫畫的力量，我總覺得他無時無刻都在我身邊陪着我畫。」黃湘齡與父親的深厚感情毋庸置疑，即使如今已形成獨特的個人風格，她同樣肯定父親之傳統水墨畫的無窮能量，「如今當代藝術茁壯發展，傳統水墨畫比較容易被忽視，但當我畫得愈多，愈覺得傳統水墨是藝術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塊。當然我們可以在傳統裏再尋找一些新軌跡，找到自己的創新方式，比如同是雲山雲霧，也可以用更新的筆觸去表達飄渺空靈的感覺，這要看你的感悟力到什麼程度。」近年，她的學生愈來愈多，水墨也成為因疫情無法外遊的港人舒緩壓力的方式之一。她讚許香港具有獨特文化氛圍，認為香港正是傳揚水墨的良好藝文平台，而這也與政府大力度支持舉辦文化藝術活動的措施密不可分，「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，開啟大家對中華文化的再認識、再學習、再創造、再發揚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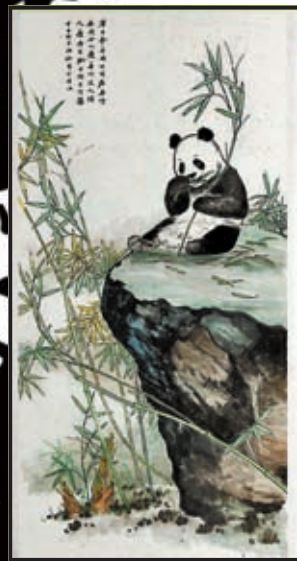
◆《堅持 繼續 明天會更好》，27.3x24.1cm



◆《長相依》，27.3x24.1cm



◆黃湘齡在畫室指導兩位學生。——張岳悅攝



◆《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》，65x127cm



◆《奇峰隱隱白雲生》，52x99cm

## 冀更多走入校園傳揚水墨藝術



◆黃湘齡在畫室指導學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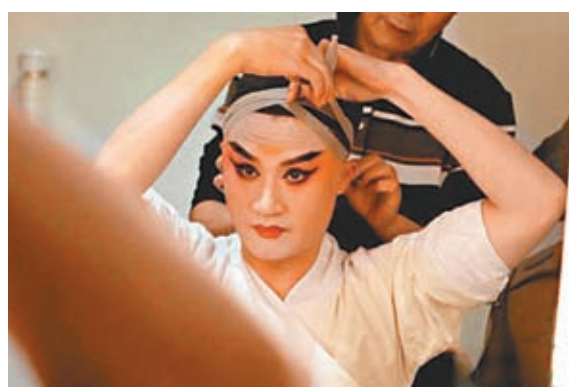
黃湘齡過往曾與文化機構合作，走入校園傳揚水墨藝術，去年亦曾現身「藝文香港」中的西泠學堂工作坊及大師班，示範及教授水墨技藝。現今疫情和緩，當畫展與生活穩定之後，她計劃繼續走入更多同學校開設水墨課程或教學工作坊，「現在的香港學生對中國水墨其實還是比較陌生，但他們對水墨有好奇心，當水墨進入校園，反而會成為學生間的一種潮流。」

她始終堅信，興趣是一切事情的根本，學習水墨亦如是，「學生接觸水墨可能從好奇、若有所悟此產生興趣，自然就會愈來愈喜歡這項藝術。有了興趣便可以堅持下去，堅持下去便會不期而遇，沒有興趣的話，坐在那邊上課都會打瞌睡的。」

她笑說，自己可輕易分辨哪些來上課的學生是對水墨有興趣，哪些又是在消遣時間，「這個時候，我們老師就要做一些工作，想辦法讓他提升對這件事情的興趣。我覺得首先要肯定這個孩子，即使他一開始只是來隨便玩玩，但當你在他這個過程中不斷地鼓勵和肯定他，他便慢慢有了信心，也更容易對其產生興趣，從而堅持下去。」



◆黃湘齡去年曾在「藝文香港」西泠學堂工作坊及大師班示範及教授水墨技藝。



◆張軍早前曾赴香港與中樂團合作演出。  
資料圖片

◆演出開始前，張軍在後台化妝。

## 「昆曲王子」張軍 揮別張若虛 回到傳奇開始之地

「穿過生死狹窄的甬道，我們久別重逢。」「昆曲王子」張軍聯袂陳天、李鴻良等京昆實力派表演藝術家，日前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獻演了當代昆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這是張軍版《春江花月夜》在上海的「封箱演出」，全場觀眾以雷鳴般掌聲訴說着對「張若虛」的不捨之情。

### 昆曲仍是一生執念

當代昆曲《春江花月夜》的故事橫跨50年，穿越人鬼三界，探索人情之癡狂與真摯，是一部浪漫至極卻引人深思的作品。劇中張若虛於揚州觀燈之時，偶遇少女辛夷，欲一訴傾慕，不料被鬼卒錯拘而亡。他輾轉力爭，受鬼仙曹娥幫助，重回陽世，魂歸明月橋，可佳人已白頭，自己卻仍是那個27歲的探花郎。

曲終，謝幕，觀眾紛紛離去，不久花瓣飄落，驚艷世人的戲曲舞台，此刻已恢復寧靜。在記者的邀請下，張軍重新踏上這方「紅氍毹」，環顧四周，心生感觸。他與張若虛這個角色一起「流浪」

了8年，兩者的靈魂或許在某個時刻已經合二為一。「在這個舞台上，我和張若虛一起穿越了50年狹窄的生命甬道。這個舞台很小，但是走一圓圓場就是『千山萬水』。昆曲於我是一生的執念，熱愛、憧憬、嚮往，挫折、彷徨、迷茫，堅持、撥雲見日，這些都感知到了。」

「移步不換形」，《春江花月夜》堅持使用古漢語、曲牌體，守住了昆曲的重要本質，在創新與傳承之間尋找平衡點，被盛讚為「當代昆曲最好的樣子」。在張軍看來，昆曲的無窮魅力正是在這些特質的包裹下，叩問靈魂深處最深刻的問題。「與我們合作的藝術家都非常熱愛昆曲、尊重昆曲，並且在各自的領域裏非常具有能量，這樣的跨界帶來了正向的相互融合，產生了能量巨大的昆曲新樣貌，也點燃了我們更多關於時間的遐想。」

### 回母校擔教職致力傳承

心中縱有萬般不捨，張軍卻也不得不放下「張若虛」，去做他認為更重要的事情。2021年3月，張



◆當代昆曲《春江花月夜》

軍回到母校，出任上海戲劇學院附屬戲曲學校校長，眼下面是肩負重擔、「入戲已深」。「我的時間太少了，所以希望可以在戲校校長的工作上更加專心一致、盡心盡力，把創作、審美、跨界等各方面的既傳統又開放的經驗和心態與學生們分享。未來，他們將成為『張若虛』，代替我站在這個舞台上。」

藝術是一條孤寂艱辛的道路，藝術家的成才過程存在着諸多未知數。在張軍看來，作為一名戲校老師，不僅要傳授一門技藝，更要帶給學生一顆勇敢的心，「當你發現自己不一定能夠成為舞台上的藝術家時，你依然可以成為戲曲大家庭中的藝術家，在導演、服裝設計、化妝、音響等其他方面深有造詣，找到自己的天地。要學會勇敢，不要忘記自己的初心。」

◆文、圖：中新社